

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雖無敢應者反走耳惠蓋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聲效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蓋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蓋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蓋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蓋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冲虛至德真經卷上

冲虛至德真經卷中

周穆王第三

奏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五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蠅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膾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赅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術之度子娥媯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紵粉白黛黑珮玉環雜並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謂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延止暨及化人之官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豫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

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漢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疑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寢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者未睇^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莫動哉且曩之所居實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實異王之圃王問恒疑斃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妻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音騶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音鑿主車則造父為御^音商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澶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

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延觀日之所八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子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常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備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

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但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儻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畫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

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天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庸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者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駕杖撻無不

至也眠中吟呻呼徹旦息馬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馬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且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切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特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

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下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顏謂顏回記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

患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饜香以為朽膏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况魯之君子迷之鄰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始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

先人之虛家悲心更微

仲尼第四

仲尼闕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致問出告顏回顏回按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真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問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性情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

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

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惑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馬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

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真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者與言衍衍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眇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

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子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不至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賦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禁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

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無如戎蠻之國凡此眾疾實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真疾哉夫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以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然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與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眾人且歌眾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

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美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第八長幼羣聚而爲宰籍庖廚之物美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

哉王之間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第十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與曰吾笑龍之詭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遠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

而怖之引烏號之弓兼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約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與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德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

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運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

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然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

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

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

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

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

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者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整峙焉仙聖毒之許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懲滅龍伯之國使阮使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

人猶數千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

春夏之月有蟻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
髮此之北有溟海者天地也有魚焉其廣數
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
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
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螳羣飛而集
於蚊睫帶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
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文不辨
所三切俞師曠方夜適耳俛首而聽之弗聞
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
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高山之
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
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檉碧樹而冬生實丹而
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獲淮
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沒則死
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
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
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大形王屋二
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
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德山此

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
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
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
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
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
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
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
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
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做曾不若
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
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
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
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
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
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
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遂之於隅谷之際渴欲
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
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
林彌廣數千里馬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

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
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天或毒唯
聖人能通其道夏華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
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
戮而夫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
續續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
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
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
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
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
陔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甄頂有
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
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
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
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
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
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
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
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謔終日不輟音
饑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

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歆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歎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射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寔則徒卒百萬視撫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老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美戀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韞巾而裹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豐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死_{同與}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_{大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

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問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以日始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鈞荊蓀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故而學鈞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

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于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令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蘇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

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返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絕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攬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

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琴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越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睜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

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發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古之善射者設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自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未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楚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

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
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
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秦豆
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
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

卷八

二十四

之子必先為箕良治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
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
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
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
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
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
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
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胃臆之中而執
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
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
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
轡得之於響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
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

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
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卯以暱嫌殺丘
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其
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趣雖怒不能稱
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黑
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
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鏃鏑推屈而體無痕槌
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鷺也來丹之友申他
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
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

卷八

二十五

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
軍之衆莫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
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
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
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
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
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
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
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
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

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
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匿而藏之未嘗
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
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
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

黑卯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
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
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
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
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嗑疾
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
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
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
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馬
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
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
物傳之者喜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
理哉

卷八

二十六

仲虛至德真經卷中